

张毛赫尔进山

鲍尔吉·原野

沙布尔台，蒙古语的含义是泥泞之地，雅致的译法可以写为湿润之地。水在草原宝贵，在内蒙古，你会看到许多地名跟水有关，比如水泉之地，河流之地等。沙布尔台村的地貌看不到特殊禀赋，但是天空富有。我来到

的几天中，天空堆满铅灰色的浓云。冶炼时铅与锌分析不充分，就会呈现这种偏蓝的灰色。油画家们喜欢这种调子，很深沉。这种铅锌云与深绿的草原以及黑莫日山北坡的白桦树对比和谐，有19世纪俄国画风。这里的人说，离这里不远的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铅锌矿被中央环保督察组下令关掉了。这个矿的人有没有可能把铅锌矿气石化到空中，转移到其他地方呢？这不一定不可能，资本无所不能。这些气化云堆在沙布尔台村的天空等待配送。

村里的人对我说，你既然是一个溜溜达达，想听到新闻的人，为什么不去认识一下张毛赫尔呢？我问张毛赫尔在哪里，他有怎么样的故事？村民说，他的故事就是坐着。你到了黑莫日山下的苏金河南岸就能看到他。如果上午看不到，下午也能看到。如果今天没看到，明天一定会看到。他就是张毛赫尔。

我问，除了坐着，张毛赫尔还有哪些故事呢？村民说，他坐了二十多年，这是很大的事了，你想让他怎么样？

我前往苏金河畔去访问张毛赫尔，不是在上午或下午，也不是今天和明天，而是现在。张毛赫尔，这个名字就不俗气。

到河边，我远远看到了张毛赫尔。他穿黑衣服，盘腿坐在榆树的绿荫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苏金河倒映的铅锌云上漂着呆呆的水鸟，北岸河床长有一米多高的红柳。红柳向河面倾斜45度，感觉它们再弯弯腰就喝到了河水。河滩地散落一片灰白石头。

对一个静坐的人，不知道可否用语言问讯，我向他点点头。他笑了，这一笑，好像石榴崩裂，他的牙齿和眼睛像是挤出的籽，都在笑，而他颧骨的褐肉如同石榴厚厚的皮。他示意我在他边上坐下，我谢谢他允许我坐下。

我问他，您在这里看山吗？他说对呢，看黑莫日山，看了好多年，觉得它还是很好看。你也看看吧。

我擦擦眼睛，看黑莫日山。这座山不算高，但威严，像一位臂膀宽阔的君王俯瞰河流与草原。山上长满草，黄榆树长在沟壑里。山背后是可以当靠椅的灰色云团，别的我就看不出来了。

我问张毛赫尔，您看山看了这么多年，您——，我想问他看到了什么，有点耳痒痒，没敢问下去。

他说，山啊，刚看的时候还不认识，看着看着就熟悉了，看到了好多的东西。

您看到了哪些东西？可以告诉我吗？他看一看我，再看看我穿的上衣、裤子和鞋，摇摇头。我明白了，意思是我不知道知道这些内容。

他说，我想看到山神，但是咱们父母给咱们这个眼睛，是很土的东西，基本上没什么用处。没有鹰的眼睛好，连麻雀的眼睛都赶不上。你能看到什么？看不到。我看啊，看啊。那一天，我差不多都看到了山神，他从山上下来，但是我太困睡着了。

我点点头，同意他的说法。人这个眼睛，近视啊，远视啊，青光眼，白内障，净是毛病，怎么能看到神呢？连河里的鱼都看不清楚。

张毛赫尔说，这个山原来叫古日古山。阿旗的王爷四五岁的时候想祭祀这座山的山神，他奶奶请喇嘛来定日子。喇嘛说，这个月山神不会来，他要在下月初一那天来。到了下个月的初一那天，王爺奶奶的驴被狼吃掉了。奶奶说，介，山神可能是来了。那一天，王爺的奶奶领着王爺祭山神。王爺说我要看看山神，奶奶说你不能看。王爺非要去看，奶奶说你不能从正面看，要从他的肋骨下面看。她背着王爺到了山的西南角往上看，之前让王爺闭上眼睛。到了地方，奶奶说你看看吧。王爺一睁眼，山神上马的靴子在山上咕噜咕噜掉下一只，这只靴子现在旗里的博物馆放着呢。你上二楼靠左边第四个玻璃柜子里就有这只靴子。奶奶说你看到山神了吗？王爺说看到了，结果天空开始下雹子，每一颗雹子砸中一棵草，

可准呢。所以，山神不让人看，一定

有道理。那您为什么还要看呢？我问。他没回答，说，王爺的奶奶用银链子把这座山封上了，不让人上去，把名字改为高戈斯台山。

张毛赫尔提高声音，有点尖，说，我们愿意山神在我们的山里住下来，这里树啊，草啊，泉水，小鸟和花，什么都不少，为什么不来住呢？我们在山上给神垒了一个敖包，敖包下面放进去五种粮食，有谷子，高粱，玉米，燕麦和黍米，还放了金线和银线。敖包建成后，喇嘛说，如果正月十五从东北方向来了一位骑花斑马的人，他的灵魂会留下来当山神。

到了那天那个时辰，花斑马没来。喇嘛问，现场有没有叫吉利名字的人？别人问，什么名字才算吉利名字？喇嘛说，有没有叫温德呼的人？温德呼翻译过来是“泉水往上冒”，但现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问，最后谁当了山神？张毛赫尔看我一眼，再看看天空，没说话。我又问，您看山看了这么多年，是不是灵魂已经进入山里变成山神了呢？张毛赫尔说，因为两件事情，我成了山神。第一我没有贵族血统。有贵族血统的人，也可能讨饭，可能挨打受骂，但是他可以成为神的代表，因为血统纯洁。第二个原因是我干过一些坏事。比如砍树，把河水弄脏了，还干过其他坏事，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那么您看山最后想得到什么呢？我问。张毛赫尔说，我觉得看着看着，我的身体越来越小了。我原来个子比现在高，也比现在胖。现在我身体好像一点一点地进到山的石头里了。我想让我这个不值钱的身体全部钻进到石头里，这多好。

我问这是为了什么。张毛赫尔说，你看，人活着不算什么事情，怎么活都行，但是死了就麻烦了，这个尸体怎么办？他已经死了，你让他办，他办不了。让别人办，别人也不好办。西藏人把尸体放到石头上让鹰吃掉，原来蒙古人用牛车把尸体拉到草原深处，牛车把尸体颠簸掉地下，掉到哪里就

放哪里了，这都很麻烦。人活着时候很灵活，眼睛咕噜咕噜转，会说话。但他死了之后，这个身体就变成了很容易腐烂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坏东西。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个身体不知不觉地蒸发掉。我的体重现在已经减了30多斤，还剩80多斤。看山的时候，我用意念把我的骨骼和肉往山里运过去塞，变成石头，变成树更好。但是用什么方法把肉运过去，我不想告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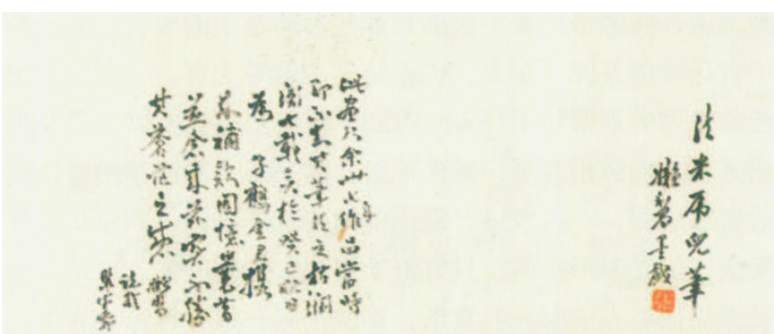
我肯定学不会，我说。学这个比学马头琴难，张毛赫尔说，我正跟死神比赛，要是死了还剩一个尸体，就失败了。最后，他指着脚下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黑石子，那就是我。

我问，您其他部分呢？他说其他部分都进入山里了。我又问他今年有多大岁数，他说我差一岁80岁了，我年龄偏大，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有80多斤的事情等我来做，我也很累。

这时候我看看他的脸，石榴不见了，像晒干的沉思的牛粪饼。我对他说，您一定会达成您的愿望，到时候我会来这棵树下看小黑石子。

听了我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血肉永远留在山里，多幸福啊。他身边有山鸟漂亮的尾羽，春天落在石头上的雪带香味，小兔跑来跑去，山丁子树开白花花，说话时他的脸又浮出石榴笑。

在黑绿色的草原上，这样一张脸像一幅画。他的门牙脱落了，或已进入人岩石里。他光秃秃的头顶上原来的头发，估计也进入黑莫日山了。很快，张毛赫尔活泼的心脏，肝脏，他身上的分子、原子都会愉快地飞入黑莫日山的石头里，谁都阻挡不了。



法米虎儿笔（国画）懒悟

先要说明，此鸟巢非彼“鸟巢”，任咱家多大，也不可能装下那“鸟巢”呀！约是今年四五月间的样子，岛上疫情的紧张还未过去，大家基本还是居家

的状态。一天，内人忽然说，阳台那边好像在筑鸟巢。她说的是我家北阳台东北角的檐下，我好奇地走过去看了一眼，其实是一个鸟巢的雏形，枯草树枝都还没有堆垒得那么绵密和结实，更不要说垒牢了，这进度显然还是在“施工”和“装修”阶段。之后的几天，就不时会看到一只黑褐色的鸟儿停在屋檐下伸展出的那片窄小的水泥墙上。过了不久，一个几乎是严丝密缝的鸟巢就竣工了，而且主人已经登堂入室，巢内已经有了鸟蛋。后来几天鸟蛋逐渐增多，最后大概是五六枚的样子。

又过了一阵子，内人又报道说，好像快要孵出小鸟来了。我闻听马上起身过去“视察”，发现已经有一两个鸟蛋有破壳而出的迹象，看上去不但不是新生命已经诞生，而且将要迈过成为“独立”个体前的最后一道屏障。想象一下，这个过程艰辛而漫长，但每一刻都带着生命本身的那种最原初的悸动。渐渐地，鸟巢热闹了——有一天我去看，巢内黑压压地挤着四五只幼鸟，外形和场景都不算美观，但是显然正在经历其生命个体的最为艰难的阶段，一者这就已经算是真正意义上来到了“这个”——这个引号的意思是虽然抽象地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但具体地说却又又是“各”有“各”的——“世界”；二者是要面对最初的难关，自身能不能适应“这个”世界的时候，鸟妈妈能否为它们觉得足够的食物，虽然我也并不是太清楚，也不太能够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我只是不时会看到鸟妈妈坚强地守卫在它当初“一草一木”为儿辈建设起来的家园旁。多数时候是岛上连绵的雨天，我在不惊动鸟儿的情况下透过玻璃门窗向鸟巢望过去，鸟妈妈正若有所思，它是在盼望这连着布谷叫声的雨水什么时候能够停歇，还是在琢磨接下来该去哪儿为幼崽觅食？

从比较“本源”的意义上，生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而时间本身也可谓生命的“孵化器”。终于，小鸟渐渐地长起来了，而它们的成长，以及时间本身，都好像已经被我遗忘了。直到有一天，晚餐桌上，内人似乎是带着微微的叹息，说了一句，小鸟们都飞走了。我听了一愣，而这时，平时胃口颇佳，正在埋头吃饭的小女，忽然补了一句：那它们是再也不回来了吗？

约是从上个月某天开始，我忽然发现自己书房外的露天阳台上，经常会有长七、八、十厘米不等的枯草抑或树枝，杂乱无章地躺在地上。起初感到颇为纳闷，我的书房在五楼，任岛城的风再大，也不太可能把被吹落在地上的草枝再吹上五楼来，而且准确地落在我的并不算小，但也并没有多大的阳台上呀？而且我住的是一个新小区，绿化虽不能说差，但是阳台周围也并没有那么高的树，会把落叶树枝飘落在我阳台上？过了两天，家政阿姨又对我说，应老师，你们家楼上的露台怎么经常有干草，我扫了又有，扫了又有？在她的提示下，我跑到楼上去查看，原来枯枝最集中的位置是在六楼露台的空调外机下。阿姨说，会不会是上面在做鸟窝？我嘴里说着不会吧，却还是尽力把自己蹭在墙上，努力往空调外机沿瞅，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倒是外机的两侧也有杂草，让我有些狐疑。虽然没有找到鸟窝，但我至少“弄清”了一个“情况”，因为我书房外的露台乃是在六楼露台的右下侧，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阿姨说，这下面的草就是从这里吹下去的，阿姨看看我，并没有说什么。

晚上内人下班回家了，又是晚餐时分，此前已经掌握一些情况的她确凿无疑，铁板钉钉地断定，楼上又在建鸟巢了！一边说，一边还感叹：这鸟怎么这么聪明，它是怎样找到这地方的呢？说起来也是，因为我们六楼露台上那个空调外机装得有点高，离挑出的屋檐已经很近了，要是人把头伸在里面是会很闷气的，甚至根本无法伸进去，虽然这部分地解释了我白天没有能够“发现”鸟巢的原因，但也反过来说明，对于鸟妈妈来说，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高明了！于是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说明它是经过长期考察才发现这个地方的嘛！

虽然今年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似的变得特别漫长，有时甚至会有停滞抑或倒流的感觉，但是刻度意义上的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都已经进入了7月，疫情在国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岛城上人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了正常，对我来说，网课结束后的假期，尤其是不再安排长途旅行的假期，正是读书写作的最好时节。叶秀山先生不是说，进入工作是能够让人忘记时间或者掌握住时间——“忘记”和“掌握”只是对同一种情况的“一体两面”的表述——的嘛！鸟巢的事情也照例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又是有一天，内人忽然叹了一口气，这鸟巢里的鸟儿什么时候能够飞走啊，要不然楼上的空调也开不了啦！我闻言默然半晌。心想，好在家里还是可以“转移”的房间，鸟不能挪窝，人只是“挪窝”呗！我当然也知道，内人也只是那样咕咕两句，她也断没有让尚在鸟巢里的鸟提前挪窝的意思。后来，我们，也应该还有那些鸟儿，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坚持”下来了。

今天一早，内人忽然对我说，你等会儿留意一下，有物业的人要来拆掉鸟窝。她这么说时，我虽又稍一愣，但其实是很放心的，因为按照她的性情和风格，我知道她一定已经完成了“前期考察”：鸟巢里肯定已经鸟去巢空了！果然，等物业师傅扛着梯子从楼上下来，跟在他后面下楼的内人就对我说，鸟窝已经端掉了，但是师傅发现，鸟窝里还有一只鸟蛋。啊，这句话马上就让我想起来，前次鸟巢中所有鸟儿都飞走以后也还留下了一枚鸟蛋，所以，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倒是宁愿相信，这其实是并没有孵化成功的鸟蛋，毋宁是曾经在这里经历单飞前全过程的鸟儿们留下的“一阳来复”的希冀，我当然更愿意相信，这希冀不但是给它们自己的，更是给我们留下的：鸟儿们，未来的鸟妈妈们，明年再会！

寒涛

家有鸟巢

父亲谱曲的校歌

曾泰元

5月底，老爸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我本来是没怎么在意的，老人家嘛，总喜欢群发一些健康养生、寰宇趣闻的信息，我一般都读不回。除非是第一印象觉得有点意思，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切换手机页面，请它慢走不送。

不过这段视频的封面图片有点不一样，是个黑底白字的五线谱，标题写着“虎尾國小校歌”，这倒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是台湾人，在中南部的云林县虎尾镇出生长大，直到15岁才举家北迁，在台北定居，童年的记忆和成长的印迹都没有带走，因此任何有关虎尾老家的消息，总能吸引我的注意。

我念的是“安庆国小”，不是“虎尾国小”，不过视频与故乡有关，我也就好奇地点开老爸的分享。

视频响起钢琴声，以几帧老照片开始，我觉得莫名地熟悉，霍然想起我小时候常到“虎尾国小”踢足球，当年我穿进、走过的，就是照片里的老校门、老圆环，以及古早味的红砖平房。那时我在“虎国”徐晓波老师的指导下，跟他们的小朋友一起踢了两年多的足球。徐老师是上海人，教我们踢足球时总提到球王李惠堂，让我误以为徐老师年少时曾在上海和李惠堂踢过球，后来才知道，徐老师晚了李惠堂一个世代。

视频里琴声悠扬，引出了不同时期的新校门，接着，音乐慢慢淡出，出现了黑底白字的五线谱。

这首校歌，明显是在旧式的黑板上用粉笔划直线、涂音符、写歌词而成的，虽然粗糙简陋，倒也工整清爽，极有可能翻拍自早年的毕业纪念册。画面先是局部，镜头逐渐推远，露出整体，右上角的“曾国富”、“徐晓波”，立马夺走了我的目光。校歌前奏声起，才一眨眼，又露出隐藏在角落里的“曲”、“词”二字，原来“虎尾国小”校歌是曾国富曲，徐晓波词。

这对我来说真是非同小可。曾国富是我爸，徐晓波是他数十年的挚友，也是我一辈子的徐老师！“虎尾国小”的校歌居然是老爸谱的

曲，徐老师填的词，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按下暂停键，马上问我爸，抱怨他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他不久前就回复说，1957年他台中师范学校刚毕业，在“虎尾国小”开始了他的小学教师生涯。一年之后镇郊的“中正国小”成立，他奉调支持，徐老师留任，也就是在他们共事的这一年，两人受命合力创作校歌。他看到视频，发现60多年前的作品传唱至今，也觉得意外、惊喜。

我回到视频，取消暂停，继续播放。听着老爸谱的曲，看着徐老师作的词，耳边是简单的钢琴伴奏和小朋友纯真的歌声，第一节才过，我就已经鼻酸。没多久，我的眼睛不觉湿润膨胀，胸口一股气往上冲，逐渐蓄积的泪水忍不住夺眶滚下，感动得毫无防备。

老爸的曲好。乐音起伏得宜，节奏错落有致，旋律优美简洁，曲调容易上口，前半半低调的铺陈，烘托了后半高亢的释放。我认为只要适当加以编曲，放到当今的流行乐坛上，都可以成为畅销单曲。老爸喜欢音乐，自娱自乐几十年，唱歌、键盘、曲笛、洞箫、长笛、黑管、喇叭、吉他、尤克里里，全都难不倒他，没想到他居然还会作曲，音乐竟如此催泪动人！

徐老师的词好。“嘉南平原，虎溪流长；绵绵大圳，纵贯四方。吾校爱国，庭园苍苍；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德智体群，四育并行；礼义廉耻，牢记心上。我们是炎黄子孙，一定要为祖国争光。”60多年前的歌词，内容见山是山，现在看似保守过时，然而在这个翻转、取消、见山不是山的年代，我通过歌词仿佛回到过

去，感觉到了见山还是山的初心。儿时尊崇的价值，如今许多人弃之如敝屣，我无奈，感伤。

还有，老爸和徐老师跨越时代、省籍的情谊也让人感动。1957年，他们同在虎尾小镇，相识于“虎尾国小”。家父是土生土长的虎尾“本省人”，徐老师是来自上海的“外省人”，1949年只身来台，从此成家立业，落地生根。他们俩一见如故，相知相惜，即使一年后不在同校服务，各自又几经搬迁，但绵长的情谊延续了50年，直到徐老师与世长辞。

童年的我常常看到徐老师的身影，和他仿佛就是一家人。他骑摩托车来我们家串门子，跟我们去邻镇斗南我的外婆家作客，不会讲闽南语的他，在鸡同鸭讲的时候只能笑瞇瞇比手画脚。他是小学老师，却热衷发明，常跟我们分享他解决问题的点子，虽揽获专利无数，一生还是两袖清风。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天晚上他红着眼到我们家，时间点大约是1977年吧。他在电视的晚间新闻里，看到了西方记者进入上海采访，镜头里居然出现了他上海南市的邻居素人，就在熟悉的弄堂屋外刷牙洗脸。我之所以记得这些细节，是我也看到了同一台的电视画面。那晚的新闻后不久他骑车过来，熄了火，门还没开，就急切地喊着：“国富！国富！”我正想问徐老师是否也看到了新闻里的上海，他已先跟家父开了口，声音哽咽，一边讲一边流泪。

我跟我爸说起那晚的徐老师，他却一点印象也没有。徐老师已经仙逝，再也无法求证了。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